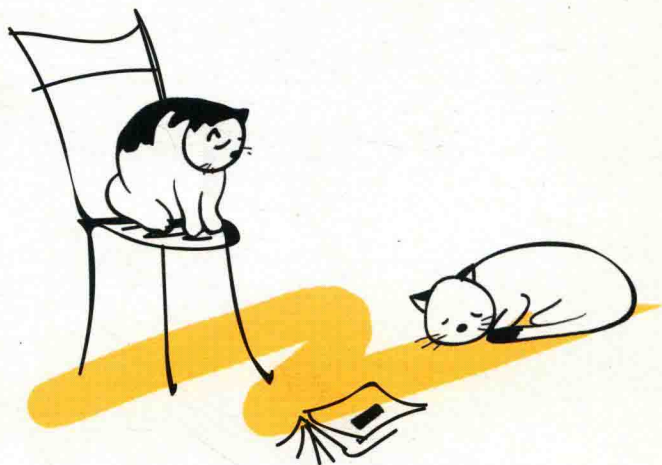


Not
in photo,
but
in heart.

周文慧 — 著

回忆不在 照片里



我不愿意跟
任何人交换一生，
除了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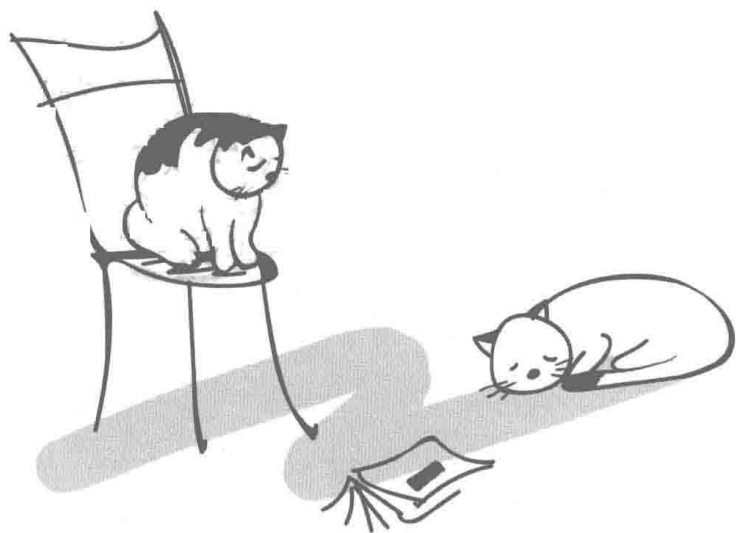
怕什么呢，一无所有的人，最能输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回忆不在 照片里

周文慧 /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回忆不在照片里 / 周文慧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8. 5

ISBN 978-7-5594-1218-8

I. ①回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2680号

书 名 回忆不在照片里
作 者 周文慧
策 划 出 品 九志天达
责 任 编 辑 姚 丽
特 约 策 划 朱静静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180千字
印 张 7.5
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1218-8
定 价 36.8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冬天过去了。

天一暖和，走在街上，来往的人们，脸上的表情也都慢慢地解了冻，有了生机。最近心里有些活泛，每每眼前有人，总想伸出手指戳一下对方的脸，看看是不是还像楼道里堆积的白菜，硬邦邦的戳不动。

每个周末总有一天，用来收拾屋子，洗绳衣服，给窗台上的植物浇水，然后去码头散步。一路走去，四下是新鲜的汽车尾气的味道，只有快到了海边，闻到了风里的腥咸，看见了码头里停聚着的渔船，心里才舒服了些。像我这样懦弱的人，心里也住了一个冒险家。站在海边，常常想象自己就在那渔船上，乘风破浪，跟着渔人撒网。网上来一船的螃蟹，也不管海风朔朔，船身颠簸，一定得就地起锅生火，丢进去几只。待水汽蒸腾，鲜味溢出，抓起一只，捏身掀盖，两下掰开，看那满满的蟹黄儿堆积在背上，就口一吮，唇齿留香，简直是人间至味。想着想着便要流出口水，然后想到这海里不仅有螃蟹，还有数不清的扇贝虾爬子，白蚬子黄蚬子，大黄花小黄花，我便觉得这一生决不能和张先生分开，我离不开这片海。

码头附近有家书店，每每我去的时候，人都很多，这让我十分惊讶。在纸质书大势已去，俨然不再受宠的今天，每看到一家新开的书

店，我就情不自禁地担心它什么时候会倒闭。在社会越来越高速化，人们越来越缺乏耐心的今天，纸质书的没落，其实是时代的选择。当然，这家书店的主营利润也并不靠卖书，而是靠明信片、饮品甜点以及一些原创设计的精致小物件儿，贩卖的是一部分人的情怀，和另一部人的优越感。四下里坐满了人，有人逗弄着笼中猫，有人喝着咖啡，聊着近况，也有人在喧闹声中安静地看着书。我最佩服这样的人，我总是做不到，我曾试过在这里坐下，然而心里充满了焦虑，总忍不住为这家店计算客流量，核算成本，估算它什么时候会倒闭，然后买一本书，把这不幸的预感写在扉页上面。

啊，我真是一个悲观的人。

一个人走在路上，耳边是车水马龙的声音，偶尔会停下来，看看树，看看远方的高楼以及更远处更高的楼。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自己想要的又是什么，写作究竟是为了创造还是记录？这些问题一直找不到答案。有的人是活给自己看的，有的人是活给别人看的，而我呢，我不知道。我走在路上，妄图遇见一两个看起来有趣的人。当我真的与一个陌生人四目相对的时候，我又吓得落荒而逃。有多少故事的本质，来源于叶公好龙的传说呢？

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不快乐。我写不出从前欢快流畅的句子，也不想和身边的人有什么触及灵魂的对话。我怀念从前的自己，肤浅却真实地活着，如今我并没有变得深刻，反而空荡了许多。

这本书从开始到结束，见证了我从一个象牙塔里的大学生过渡到社会人的角色转变。有时候想想，像我这样的普通人，一生实在乏善可陈。既没有草根励志，屌丝逆袭的热血，也缺乏行走世间，山河尽览

以作谈资的阅历，活着的一方天地甚小，四下顾盼，看来看去也只有自己，实在无趣。

然而仔细想想，这无趣的生命恐怕也正是这世间的大多数。每个生命，都在拼命找寻着活着的根须。我有一点庆幸，我找到了写作。写作是一件奇妙的事，你说秋天到了，于是眼前的树叶就立刻黄了，你说林子里有些静，耳边就突然起了风。你说在一起吧，于是原本陌生的两个人就可以相爱到老。

如果生活也是这样该多好，没有了漫长的等待，寥寥数语，我们就看到了结局。

然而也只能是想想而已。

清晨的公交车上，昏昏欲睡，双目无神的人们，低头看着手机，像蜘蛛，盘织在自己的网上，彼此没有交集。到了公司，人们礼貌地道着早安，其实并不真的关心。我走在路上，听到手链脚铐叮当作响的声音，而戴着的人浑然不觉。终究过了那个阶段，因为晚餐盘子里有肉而单纯地快乐，因为电视剧里男女主角在一起的结局而快乐，毕业那晚大家围坐在桌旁，敲打着杯碟发出的声音，离开的时候竟没想到，那是你走进笼子前，为你送行的歌。

很快，很快就要和他们一样了。这些年，脑海里不停有一个声音说。

可是，真的不甘心。

这些年疲惫与琐碎拥堵了眼睛，每天在公交车上昏昏欲睡，在深夜拖着疲倦的身躯走回去，明知这就是生活本来有的样子，心里却一直不甘心。不甘心就这样丢了手中的笔，又丢了眼睛。不甘心生活就这样平淡如洗，一辈子活成一天的规律。

总该有一些东西能抵抗孤独，抵抗恐慌，抵抗日复一日的单调与琐碎。而与其依附着旁人，不如自己安静地站成一棵树，在枝上系满铃铛，风一吹就叮当作响，像自己唱给自己的歌。这些年心里淤积了太多情绪，很多次提笔却不知道从何说起，直到终于渡过了瓶颈期，回头才发现许多东西像深埋地下的酒，需要时间的发酵才会散发出香气。那就慢慢来，一步一步走，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地讲。

我知道，会有人听。

前言

第一辑

活着就要温柔相待

003_ 时间的胶囊

010_ 当时只道是寻常

016_ 爸爸的朋友圈

022_ 孤独症患者

028_ 文艺青年四表叔

034_ 因为活着便是要温柔相爱

040_ 掉线

043_ 此去原知万事空

第二辑

看我

051_ 我要你有什么用

055_ 上大学有什么用

061_ 我养你有什么用

068_ 人老了有什么用

073_ 人死了有什么用

076_ 先用力，活下去

081_ 别着急，慢慢来

085_ 你那么努力又怎样

088_ 孤独与生俱在，灵魂只应独行

目 录

第三辑

原谅时光记住爱

- 095_ 酒事三两三
- 102_ 最好吃的小龙虾
- 110_ 就此别过，后会无期
- 115_ 若能文艺到中年
- 120_ 剪断翅膀的人
- 124_ 你的翅膀停在哪儿了
- 130_ 风从何处来
- 133_ 桃李春风又一程
- 139_ 原谅时光，记住爱

第四辑

回忆不在照片里

- 145_ 假以贫穷的名义
- 149_ 先见自己，后观天地
- 154_ 异乡人，第四年
- 158_ 回忆不在照片里
- 163_ 何不低到尘埃里
- 168_ 山高水长莫相忘
- 173_ 素衣素人

第五辑

刺猬先生和梦游的鱼

- 181_ 等你前来，许我一束光
- 191_ 等你前来，递我一把刀
- 200_ 等你前来，给我带盒药
- 204_ 等你前来，给我上堂课
- 208_ 食物是最温暖的治愈
- 215_ 陪你到时间尽头
- 223_ 手机里的张先生

第一辑

活着就要温柔相待

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活着，我们死去，如同岛屿。

然而岛屿与山川相连，与河海相连。

· ———— 总有一个声音提醒着，你不是一个人，在大地深处， ———— ·

有人与你血脉相连。

所以既然活着，那就温柔相爱吧。

时间的胶囊

在渐荒的岁月里，她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告别。

正月初二，杠子街大雨。

雨下了一整天，滴滴答答，节奏稳如墙上的钟。我坐在床边收拾着行李，妈推门进来。门开的一刹那，冷风卷动起裤脚，湿气裹挟进凉寒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明天就走了，不去看看你姥姥？妈说。

姥姥家就在街西，与我家相距不过半条街，然而我这次回来，适逢家中变故，并不想见任何人，姥姥这边，也只是叫小妹送些钱去，略表心意。

不想去，我抬起头，冲我妈一笑，姥姥还是那样吗？

妈说，现在已经不认识人了，也不会说话了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每天晚上过去坐一会儿。

她现在还认识你吗？我问。

不认识。

也不能说话，也不认识你了，那你去了干什么呀？

什么也不干，就是坐在那里陪陪她呀。

我有点愣怔，妈站起来，说，走吧，去看看，再回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

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举着灯过去，天已经全黑了。姥姥家是平房，门廊并没有亮灯，小妹叫着姥爷姥爷，好一会儿，才听见“吱呀”一声门板响，姥爷开了门。

他们正在吃饭，为了省电，偌大的堂屋只有角落里挂了只灯泡，周遭的光明十分有限。姥姥坐在门后的竹椅上，左手托着一只搪瓷大碗，右手笨拙地捉着筷子，正费力地往嘴边送着些什么。见我们进来，并不应声，只津津有味地咂摸着嘴，我仔细一看，那筷子端，什么都没有。

小妹走过去，喊，姥姥，姥姥。

她抬起头，看了我们一眼，便又迅速低下头去。

小妹说，姥姥，姥姥，我大姐来看你啦。

她顺着小妹的指引把目光转向我，脸上慢慢起了笑，一边笑，一边点头，嘴里咿咿呀呀吐着含混不清的音节，口水溢出嘴角，像个牙牙学语的孩子。

我与姥姥之间，本无深刻的感情。

她重男轻女，儿女五个，又是四女一子，因此将全副的爱与心意都放在儿子孙子身上，对于其他女儿外孙女们，都不甚关心。幼年常听妈讲姥姥的故事，讲那些艰难的年月里，四个姐妹劳作不休，却要把那最好的饭菜让给舅舅，讲她早早辍学补贴家用，好容易做工攒下一点积

蓄，却被姥姥悄悄拿去送给舅舅结婚。

时隔多年，妈讲起这些来，却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情，目光平静。

而我的记忆里，姥姥从此便形如一个凶悍可恶的女人。重男轻女，暴躁易怒，会站在街口举着把菜刀把邻居骂得鸡飞狗跳，仅仅因为对方拔了她三棵蒜苗。

实在没想到，回来了，见她，胖胖的身体坐在竹椅里，面目慈祥，笑着看我，回来啦，她说。

跟我想象的久别重逢实在不同。

姥姥家有很多竹椅，我们回乡定居这些年，记忆中的姥姥，一直是坐在那竹椅上的。

她身材宽阔，坐下去，便如一座山丘，轻易不挪动。逢年过节，我们去看她，开始她还站起来，笑意盈盈，吃饭时胃口也好，满满的一大碗饭，不声不响便吃下去大半。吃罢饭，妈带着一众姐妹刷锅洗碗，男人们在院子里簇拥着姥爷喝茶聊天，她一个人安安静静坐在远处，像是在打盹儿，又像是在走神。

要一直走到她面前，摇着她的胳膊，喊，姥姥，姥姥，她才反应过来，好像突然从梦里惊醒，定定地看着眼前的人，然后笑了，说，坐呀，坐。

搬了竹椅坐在旁边，她却重新回到自己的世界里，问她最近好不好，她说，好，好。再多问两句，便不作声了，只是和气地冲着你笑，说，好，好。

她不喜欢出门，也没有什么爱好，姥爷喜欢出去打牌，她长日一个

人留在家里，洗洗涮涮，完了，就坐在门廊旁的竹椅上，呆呆地看着前方，一坐便是一整天。

漫长的时光里，她一个人活在自己的宇宙中，我们却都不以为意。

我们都以为她的安静是源于孤独，而孤独是她这个年纪的人生活的常态。儿女大了，像鸟儿一样一只只飞出去，衔草含泥，筑起了自己的巢穴。而她守在旧日的门廊里，一坐便是春夏秋冬。

很多年后我常常会想起，那样一个个昼夜轮转的日子，姥姥一个人就那么沉默地坐在时间的转盘中，她孤独么，她寂寞么？她的脑海里会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闪回着往事的镜头么？她的血液里还有热度么？她的内心还有感情么？她还能感受到我们对她的爱么？还是说其实她早已经放弃了这些，只是单纯地在时间的静寂中享受着日复一日的空白和安宁？

我不知道。

年少的我一直对她充满好奇。她儿孙众多，我们曾是被边缘化的一支，多年来只有血缘上的联系，甚少情感上的交流。“姥姥”两个字对我们来说，更像是对妈妈的一种尊重，而非发自内心的称呼。我甚至怀疑，出了大门，她未必认得我的身影。

谁也想不到，小妹出生的时候，她突然来我家。

那时我家还住在村里，不知道她从哪得来的消息，一个人颤颤巍巍地迈着小脚，走了几里地小路，挎着个竹筐来了。筐子里放着一小卷花布和半筐红皮鸡蛋，循着镇上的习俗。我们都很惊讶，尤其是妈妈。

妈妈叫她，妈，你来啦。

我来看看小毛妮儿，她说。

那时她的病还不严重，人也只是不爱说话，然而她坐在床边，看着小妹的脸，温柔一笑那个瞬间，像个，真正的外婆一样。

妈妈生完小妹，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求医问药，怎么都不好。病不大，却很折磨人。家里聚会的时候说起，大家讨论了各种偏方，最终无果。我们说的时侯，她就在旁边，一如既往地安安静静坐着，并无言语。

然而当天夜里，姥爷焦急地来到我家，说是姥姥不见了。

我们四下去找，那是夏天，星河低垂，蛙声明亮，找到她的时候，她正一个人跪在村外的荒野上烧纸，口中还念念有词。

带她回去，她神情严肃地看着妈妈，说，我已经问过了，你明天就能好。

从那以后，姥姥再没出过家门。

越来越长的沉默，越来越长的睡眠，越来越笨拙缓慢的举动。有时候她站起来，想要做点什么似的，然而站起来的那一瞬间，就忘记了，只好，摇摇头，再重新坐回去。刚洗了一半的碗就丢在水池子边，她一个人呜呜地哭，要找舅舅。

我们去看她，推开虚掩的门，走进去，看见姥姥一个人坐在竹椅上，嘴里念叨不休，声音很大，脸上因为愤怒涨得通红。我们听了好一会儿，才听清楚。

她在骂人。而她对面，一个人都没有。

阿尔茨海默氏症，医生说，怕我们听不懂，又补充了一句，就是老年痴呆。

这病，是时间在通往终结的路上早已布好的迷宫，姥姥进去得早，我们发现的时候，她已经习惯了迷宫里的世界，无论我们在外面怎么大声呐喊，她都不出来了。

我忽然想起，十几年前我们全家从遥远的北方回到老家，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次见她，我叫她姥姥，她回之以热情的笑容，回来啦？

我说，你知道我是谁么？我是文慧呀。

她说，知道，知道，文慧，我知道，不就是东边大脚的女儿么？

大家便笑，全以为她外孙女众多，我又多年不见，自然便忘记了。

谁也想不到当时的姥姥，记忆的齿轮已经开始被时间悄悄侵蚀，像久未远航的船，在日复一日潮湿的海风里，慢慢生出了铁锈。

后来，她连妈妈也不认识了。冬天里，两个人在厨房烤火，妈妈把她的衣服整理好，而她抬起头，眼睛里却是不安与恐惧。

我听见她对妈妈说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来我家？

妈妈说，我是你女儿，我是你女儿敏敏啊。

她说，敏敏是谁？我不认识。

妈妈说，敏敏是你女儿啊。

姥姥说，敏敏是我女儿，那你是谁？

她们两个人绕来绕去，妈妈一遍一遍回答她，我是你女儿啊，我是